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二十四回 一覽亭李冠英防電 大洋房盛蓮仙論風

卻說秦文因東府裡新蓋了座花園，請諸名士題額，命秦珍備帖子請去。到了次日傍午，先到李冠英、薛筱梅、桑春、白劍秋、林冠如五人。秦文請東花廳坐了，親自出來陪茶。講了些企慕的話，各人謙了幾句。秦文因問秦珍道：「何祝春和盛蓮仙、華夢庵三位怎麼不見來？」秦珍回說：「昨兒著人請去。轉來說，今兒三人逛湖去了，下晚上准來。這裡請幾位先題了，說光景總一下子也題不了這些。一會子他們便來。」秦文點首，便讓諸人打東花廳右手走廊上走去。見新開了個大牆門，上面標著「栩園」兩字，卻尚關著。小廝們忙趕先幾步，去開了。眾人進去，看是一個朝東的半角亭子，天井裡種滿了竹子，望對面也是一個亭角，隱隱現出月洞門。四面接著抄手游廊，左右可通。左手卻也有個半亭。秦文因回頭指那牆門圈上道：「這裡便該題兩個字，那左手亭角，也該題點兒。」李冠英道：「這裡是入門第一處，該用這個意思才是。」白劍秋道：「我想兩個字，不知可用得用不得？」秦文忙喊拿筆硯伺候著，因問：「哪兩字？」劍秋說：「『涉趣』二字如何？」大家說：「好！」秦文不說好歹，便叫小廝們記了。一千人都打左首游廊上走來，到角亭上一看，見是半個六角式的靠後開著花牆。一望裡面露些亭台花木深遠莫及。桑春道：「這裡先把園裡景致略一透露，卻是可望不可即的。這法子好！絕了。」秦文笑指道：「那葫蘆頂的亭子，打這邊走去，還要繞過十幾個院子，才瞧的見呢。」大家都說：「佈置好絕。」李冠英因道：「這個便用『顯微』二字如何？」秦文叫記了。忽林冠如道：「我想不如用『一角花蔭』四字。」秦文點頭說：「好！」便也叫記了。

到月洞門口，向門裡望去，只見曲曲折折重重的多是迴廊。也看不清楚是那樣造的。桑春因道：「這裡便用『通幽』兩字如何？」秦文點點頭，便同眾人進去。走上游廊一看，見這走廊卻是四通八達的。打半中間分路，多曲曲折折打假山洞裡穿出去。一轉身便認不出哪條是來路，哪條是去路。月洞門早不知去向，只面多是些花木石筍和奇形怪狀的假山。秦文因笑道：「這裡很有趣兒，這中間應題個匾額。」因指道：「這向北去走廊，打假山背後繞轉來，仍通到這向東去的那條走廊。那向東的走廊，也是三面通的，向西便是這裡的去路，向南便仍通到這向南的走廊上來。這裡向南的走廊也是四面通的。向北走便是這裡，向西走繞個圈兒過來也是這裡。所以不知道路的在這游廊上，便好撞這一天還迷住了，走不出來。」林冠如接口道：「那便榜這個『迷廊曲曲』四字不好嗎？」大家都說：「很好！」便一齊向南那條走廊上走去。

穿過假山，仍是一帶游廊，一面靠著花牆，一面對著假山。向西轉去到一個亭角上看時，那游廊又分了三叉路。秦文指道：「這向西一直去，便通兄弟住的正東院。這向北，便通呢『迷廊曲曲』的所在。這向南去，才是正路呢。」薛筱梅道：「這邊兩面環著山子，就用『環翠』兩字好麼？」秦文叫小廝記了。便引眾人向南走去。

轉個彎兒，卻是一所朝東的三楹楠木花廳。外面一帶卷簾天井，裡轟著一二十株石筍。形狀百出，也有像鬆樹的，也有像人的，也有像立鶴的。種著兩株白皮鬆樹，又有幾株棕樹。廳裡面陳設些古器，絕沒一點兒火氣。窗櫺也雕的甚是古媚，不與時俗相類。桌椅都是楠木嵌綠雲石的，眾人都走進來坐了。秦文因道：「這裡倒要好好的想幾個字才配呢。」大家思索了一會，李冠英說：「用『太古山房』。」秦文不甚愜意。白劍秋道：「『太古』二字，不如改作『勻碧』二字。」林冠如道：「那不如用『石林仙館』了。」秦文道：「這個『石林仙館』好！便用這個。」小廝們記了。因向秦珍道：「這裡掛字畫也不很配。你明天兒把那個前兒你老丈沈左裏送來的鐵畫屏掛在這裡，倒很好。」薛筱梅道：「可便是那種鐵衣子鑄成的翎毛花卉屏麼？」秦文道：「便是呢。」薛筱梅道：「這個鐵畫只一個人會鑄，他鑄的鳥獸蟲魚便和活的一般。現在這人作故了，便再沒有人鑄的來。所以外面便不多見。」大家都說：「明兒倒要請教細看看呢。」

說著，秦文又引眾人出來，打右首走廊上一直走去。過一個花瓶式門，便是一間小書室，也是朝東的。天井裡卻只有一個石台，一棵兒花樹也沒有。打諒是明年春間種牡丹的。秦文因道：「這個所在，諸位看題個什麼名兒。」李冠英道：「這個容易，用五字的匾額『看到子孫軒』便很切貼。」秦文說：「好極！」便又引著眾人向南走去。又過一重花瓶式門，卻是一座朝南的水閣。蓋在一個魚池上面，那池約有半畝大，這一泓水碧青的像鏡子一般。伏到窗櫺上看去，這些魚都浮上來吸人影兒。林冠如道：「這所在該題『小凌波樹』四字。」眾人說好，秦文也很愜意，便記下了。大家再細看這水閣是三面開窗的。對面池邊種著一帶楊柳，柳蔭裡露些窗櫺樓角。兩旁是花牆走廊，卻是彎彎曲曲的。秦文便引著眾人，向左首廊上走去。約四五步一彎，轉了兩三個彎子，卻有一座圓亭，蓋在水面上。秦文因道：「這裡我想用塊長匾，寫『安知我不知魚之樂』的篆字如何？」眾人說：「好！」秦珍道：「昨兒寶兄弟寫了一副對聯，教人做去了。說用在這裡的。」大家問：「是什麼句子？」秦珍道：「是『游魚聚人影，唬鳥說花香』。」林冠如等一齊贊好，因道：「怎麼今兒不請三爺也來題幾處兒？」秦文笑道：「孩子們那裡乾的了這個！珍兒你去喊他，把下聯改作『唬鳥奪花枝』罷。」秦珍因陪笑道：「寶兄弟本來是用『唬鳥奪花枝』的。後來說因亭子是在水中央的，近處又沒得花木，所以改了這個。說較渾同些。」秦文便也不言語了。

出亭子，逕往對面那柳堤上走來，看是一所五開間小院子。天井甚大，上面蓋著青磚卷簾。臨池用紅欄杆子圍著，有七八株一排的柳樹，隱隱望見對面水閣。這院子卻還有樓，進廳看時，卻是五間一統的，容得十幾桌席面。窗櫺都是整塊大玻璃的，甚覺寬敞。桑春因道：「這裡榜一個『遠香堂』如何？」秦文道：「這裡有了。是陸蓮史老夫子題的『鑒堂』兩字。這樓上因打算藏賜書的，就竟用『賜書樓』三字的直矗匾額，可好？」大家稱是。就跟著秦文向『鑒堂』的出簷卷簾下走去。

靠此，開著一個月洞門。進去，卻是一所小小的三楹精舍。糊著碧紗窗子，天井種著幾株芭蕉。秦文道：「這上面請哪一位題幾個字兒。」白劍秋道：「『綠夢庵』如何？」秦文說：「好！」便又引著眾人，向對面再進一個月洞門。見是朝南一所五開間的鴛鴦廳，前面種著幾株大梅樹，又堆些假山。兩邊走廊向山上曲折上去。山腳下滿擁著梅樹，約有五六十株。林冠如道：「那山上的亭子很有趣，便榜個『竹琴待鶴』如何？」秦文道：「好也好，只是太俗些。昨兒寶珠說題個『麝雲』二字，倒還用得。」因指那鴛鴦廳道：「這裡須得前後兩塊匾才是。」李冠英道：「我想好了，那剛來的那面榜『暗香堂』三字；這面榜『小羅浮仙館』如何？」大家說：「穩當的很。」

於是一行人多由迴廊上走上山去。見這廊上靠壁多嵌著許多字碑，也不仔細去看。上了山，到亭子上一看，見這對面「小羅浮仙館」打欄杆邊望下去卻是峭壁，那老梅枯乾剛擁著亭腳。再向那面看時，卻又是直上的峭壁，那峭壁上也嵌著碑石。左首又是一帶迴廊沿上山去。大家走去，卻有五六十級高才到山亭一座亭子。再看「麝雲亭」卻一直在下面樹蔭遮蔽著，只露一個頂尖幾以外便不見了。四面一望滿城子的房屋都在目前，前江後湖也都望的見。再看府裡的房屋，便只似腐乾子的一方地，露些牆頭瓦脊也瞧不見什麼房子。大家都說：「這裡正是『江山一覽』了，可便用這四字作匾。」又道：「這亭子在這山上到底有多少高？」秦文笑道：「光景也有二十丈。你瞧，那邊園裡的天風樓已有十四丈高，望去還這樣低呢。」李冠英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只怕打雷的時候，電氣擊著不穩當。」秦文道：「那不妨事，這邊立了引電桿子了。」大家出來看時，見亭後面立著一根桿子。還比亭子高幾丈，頂上削尖的，卻沒一點東西。李冠英看了道：「有這個便好。那電氣便依著桿子鐵線上下來，走入土裡去了。」秦文點點頭。

於是又引著眾人，望亭後面兩廊上繞下去。約低了十四五級，便是一片平陽。朝西起了一排的十二間平房，卻是洋房樣子的。進去看時，裡面分間都不用門窗，都是磚牆挖的亮孔子嵌了玻璃。後面也開了窗洞，望去一落千丈，卻是一條大河。大家詫異道：「這河是哪裡的？」秦文笑道：「這河打下面走去總有五六里遠，便是叫桑池的那個所在。因這山高又是直削下的峭壁，所以把近處的倒藏住了便望到那裡。」大家點首。再看屋裡面鋪設的全是西洋器皿。眾人笑道：「這個所在倒另換一番眼界呢，這是不好題額。」秦文因道：「這裡既仿洋式，也不用匾額了。這裡來夏天搭個篷子，在這裡消夏倒很爽快。」

剛說著，見小廝趕來回說：「何爺和盛爺、華爺來了。」秦文便著秦珍去迎進來，一時見三人打一覽亭的循山游廊上下來。秦文看三人是一色湖色實地紗衫，罩著元色鐵線紗的夾馬褂，手裡團扇也是一樣的。打先兩人差不多長，後面那年紀最小的略高些，都是極灑脫的樣兒。見那三人已到面前，便各招呼問好，又和眾人通了姓名。秦文便讓中間一間內坐下，小廝們送上茶來。那年紀最小的是盛蘧仙，開談道：「好一所園子，怎麼在這裡卻蓋起這個洋房來？」秦文笑道：「也不是兄弟的本意，因這山太高了。這片地又是四面凌的，到冬天北風大的很。倘蓋咱們中國房屋哪裡吃得住，所以才蓋這個的。」盛蘧仙笑道：「這個不礙事，剛打一覽亭下來，見這裡山勢是一氣打了下的。北面又沒得屏幃，此地又不種樹，回來北風大的時候，這邊一覽亭的峭壁又薄，穿腳算去，不過三丈地窩，怕不穩便呢。」秦文聽這話很有經濟，便連連點首道：「這個兄弟到沒打算到，這會子講破了，倒有些險呢。請教該怎麼樣一個佈置才是。」不知盛蘧仙講出甚話來，且看後面。正是：

看竹問人來曲逕，掃苔題字到高山。